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三十七回 諫暴君仙姑發善念 擒大豹小孩奮雙拳

卻說始皇聽說趙高家發現妖人，他倒不驚而喜，忙說：「卿且起來，朕想輦轂之下、京城之內，朕躬在此，哪有這麼大膽的妖人，敢於白晝發現，這必是卿家甚人得罪真仙，累他下降府中，稍示懲罰之意是真的。朕今正在尋仙求道，既有真仙在此，料想不棄朕躬；也許他有心見朕，無緣階進，故意在朕親近大臣之家顯示靈異，以便朕親往晤談，也未可知。」趙高聽始皇如此說法，真是出於意外，但他是何等機警之人，既皇帝這般成見，怎能挽回得轉；況且藉此引見仙人，自己不為無功。於是立刻換過一副神情，叩頭說道：「臣實愚蒙，一時被仙人捉弄得神昏顛倒，誤當他是妖異。如今想來，以陛下威武神聖，御駕所在之地，妖人一至京中，立刻有百神駐逐，哪裡能夠容身得住？照此看來，臣家所見，必是真仙無疑，不是陛下天質聰明，哪能立時想到這層道理。如今就請陛下駕臨臣第，召見這位仙人，使仙人知道陛下求道的真誠，也好早傳金丹大道、長生妙藥。臣請先回，對那仙人說了，一同接駕如何？」始皇大悅，道：「卿言正合朕衷，快請回第，朕即刻就至也。」趙高於是轉怒為喜，轉憂為樂，欣欣得意地再回家中。

誰知仙姑因趙家無人作主，由他一人在大廳上和這批家人婦女混在一處，料道沒甚道理，便想把公子責戒一場，即時出府，回他借寓的清虛觀去。這才收了法力，一霎時間，許多假公子消滅得無影無蹤，只剩一個真公子，已是回覆了性靈，一見仙姑和家下眾人，好似做了一場大夢，回憶適間之事，完全清楚，只苦當時動不得手、說不出話，如今得了自由，方知仙姑不是尋常女子，真是天仙轉世，一時卻不曉該怎樣才好。只見仙姑用手一招，公子便身不由主的跑了過去，直挺挺跪在地上。仙姑方正色叱責道：「汝義父不過一市井小人，有何才德？只因奸詐乖巧，把皇帝奉承上了。以一太監身份，弄得如此顯赫，就該小心守份，知足克己，才是道理。怎麼倚恃寵榮，恣為不肖，上面蒙蔽天子，下面侵壓公卿，人民膏血被他吮得枯竭不堪，還敢引誘天子肆行虐政，似他這等行為，天理難容，滅絕不遠。你做他兒子，不思幹些好事，替他消點罪孽，反敢恃勢橫行，奸誘良家婦女，害得人家蕩產殺身，論起罪名，也就不在你父之下。今兒幸遇我貧道，小小有些法力，僥倖未遭你的毒手，要是差些兒的，此時敢則早在森羅殿上作那含冤之鬼了。照你這等行事，就得立刻賞你一劍，替京內外多少受害人家吐一口氣兒。但貧道奉師尊法旨，不許輕易殺人；再則你父子惡貫盈盈，而惡運未畢，須要再過幾年，等你罪犯彌天之時，自有顯赫報應。告訴你父，大家等著瞧罷！」

趙公子聽了這番訓斥，心中倒是明白，但他向來肆意害人，從來不曾吃過人家一些小虧，更不曉得什麼叫做認罪，什麼叫做悔過，受了仙姑這場剝切開導的訓誨，只是睜開雙目，露出一派凶光，惡狠狠注目仙姑。仙姑不覺微微歎了口氣，對兩邊眾人說道：「你等瞧瞧你那公子，這是什麼神情？要不是遇見了我，此刻只怕也該著落在你們身上，非要取我性命不可了。可惜我把許多好言賞賜與他，他竟一句也聽不入耳，我再也不耐煩對他多說了。但他不遇我則已，既犯在我手中，我斷不許他再出去糟蹋人家女子，也不高興為他這無用的小子輕開我的殺戒。你們瞧罷，我這一指點去，要使他週身氣血脈絡不能和平常那樣自在運行，至少使他得個萎廢之疾，休說不能出去作惡，就要行動一步，也得費他渾身精力，這便成為一個廢物了。」

眾人聽了，大家方慌張起來，羅跪仙姑面前，一齊叩頭有聲，替公子代求寬恕。仙姑笑道：「我很知道，方才我說了那番好話，他要能夠悔悟，便是人道之門，不但可以免罪，就要修煉成仙，都只在此一念。現在見他既無悔悟之情，反有怨恨之色，可見是個怙惡不悛的東西，留他一條性命已是萬分情面，怎能再容他出去害人？」說時，伸出一指，在趙公子上身穴道處一指，但聽趙公子「啊呀」一聲，向後便倒，躺在地上哼哼不已。眾人再大驚大駭，慌忙要扶他時，仙姑笑道：「爾等即著兩人將他背了進去，他沒有行動的氣力了。」一語未了，忽聽外面傳說大人回來。仙姑倒有些奇怪起來：「怎麼趙高那廝還有膽子見我？」索性高坐大廳，等他走了進來，看他再有什麼話說。

卻想不到趙高一見仙姑，馬上長跪在地，膝行面前，高叫：「仙人恕罪，下官委實不知仙人下降，適間多有得罪。又聞小兒不受教訓，蒙賜懲治，下官只有萬分感謝。適已稟聞當今天子，著下官傳旨前來，請仙人暫留法駕，即刻前來和仙人相覓也。」仙姑聽了這番說話，倒被他弄得摸不著頭腦起來，但他既以禮來，自己倒不能再行倨慢，只得含笑擺手說：「請起，請起。令郎不受教訓，貧道不忍人民受禍，稍示懲罰，只使他不能作惡，將來也免得貽累大人一家。至於皇帝降臨，貧道萬不敢當，貧道自當進宮朝見。貧道便非上界金仙，也略知修仙之道，定當面稟詳情，毋敢隱諱，若外慕修道之名，內存淫欲之念，即使上朝仙祖，面見玉帝，也難得長生之效。何況貧道毫無功行，又有甚法兒可以代他用力呢？」說罷，又笑對趙高說：「為我謹謝皇帝，貧道告辭。」袖袍一揚，滿廳都是紅光，陣陣異香，令人聞而肅然心地為之一爽。

趙高正在查問兒子病狀，恰值始皇駕到，只得出去跪接入內，即將仙姑轉囑之言轉稟了一遍。始皇不禁佛然道：「仙人要問朕有無真誠，他又不別而行，朕又何必向他表白呢？」趙高稟道：「照仙人語氣，似乎深感聖恩，自會進宮進見，萬歲只安居深宮，等候他下降之時，再叩求神仙之道，想來沒有不行的。」始皇聽了，只得問了幾句仙人下降的情形。趙高隨把兒子得病情狀面稟了一遍。

始皇回到宮中，聞皇后以下嬪妃人等，大家聚集在御花園內，便命兩個大太監跟著也到園中。一個小太監忙先進園稟知，皇后率領一班嬪妃跪迎。始皇到了門內，攜皇后之手，笑問：「怎麼一下子都到這地方來了？」皇后稟道：「正要稟聞萬歲，剛才空中發現朵朵彩雲，中間立著一位仙女，方外打扮，手執拂子，丟下一方白綾，落在花園之內，因此大家都來瞧瞧。」隨把那方白綾雙手呈與始皇。始皇接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「養心莫善於寡慾，求道莫先於愛民。」末署一個「何」字。

始皇見了，不覺嗤地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便是趙家那個女道士了。既是仙人，怎說這等迂話？」皇后也笑道：「這等腐儒之談，上次坑埋的數百先生，哪一個不曾說這話兒，誰要他來多說。」始皇聽了，猛然記起一事來，說道：「前聞諸臣稟稱，凡山海河泊都有仙神掌管，惟黃河之神最有道法，應用白璧牲帛致祭，必能保朕聖壽萬年。當時就派大臣代朕前去祭禱，至今也不見回來。昨兒又有一個方士，自說能呼喚風雨雷霆，召遣鬼使神兵，本定今天召他人朝面試，不料事情太多，又混忘了。明兒務要把這兩事查個明白才好。」皇后等都稟稱：「神仙自然是一定的，但也有稍知道法，並沒多大本領的人，聞說天子好道，為求富貴起見，自炫才技，其實與大道無關，這等人萬歲倒也不可不防。」始皇點頭笑說：「御妻之言是也，朕也常常防到此輩欺罔，所以必要面試一次，方肯相信咧。」皇后等齊稱：「萬歲聖明。」始皇心中很喜，便命太監們傳旨，設席御花園湖心亭上，和后妃等飲酒取樂。

這卻不提，卻道何仙姑出了趙家，用隱身法候在趙家左近，等了一回，見始皇果然御駕親臨，心中不無感動，因思：「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。始皇雖有暴行，究是天下之主，如能立時悔悟前非，與民更始，一轉手間，可造無量福德，挽回命運，也非難事。他既有此番誠心待我，我倒不可不盡盡自己的本心，前去勸諫他幾句。」想定主意，方用白綾寫了那兩句，乘雲入宮，故意現出原身，從宮中丟下那塊寫就的綾子，這也無非希望宮中人贊頌驚奇，確信神仙之理，等得始皇回宮，大家必將此事稟陳，益發容易堅他信仰仙道之心。這原是他懷著的一番苦衷，誰知始皇竟目為迂腐，置之不睬，確是仙姑始料所不及咧。

仙姑丟下綾子，即刻回至那個道觀，瞧那趙公子一班從人，卻一個也不見了，因笑道：「這不消說，又是那位道長幹的玩意兒。我正急要找他，如今卻請教那老道去。」想著，正要舉步，誰知老道迎面而來，一見仙姑就嚷道：「道友，你害了人也。我是那樣對你說，勸你別找住處，你不信，偏偏又碰到那位趙公子。你是有道行的人，隨便施些小玩意兒，弄得他一家人七顛八倒，卻不替我們想想，在他這等大勢大力之下，如何逃得過他的掌心？剛才已經派了兵來，把我們一位劉大法師拿去，還不曉怎樣定罪咧。這也不必說了，橫豎你也管不了這麼多的事，但從今為始，觀中決不再留過路道侶，只好委屈道友，另外尋找寓處去罷。」仙姑聽了，不覺又驚又怒，見他如此決絕，不便再和他糾纏，因說：「劉法師也是有道法的，怎麼會吃這廝的虧？至於貧道，本用不著一定住處，要走就走，何必再來累及你們。只是請教一言，剛才押那趙公子出去之時，有一位道長和貧道略一招呼，因有事在

身，未及細細請教。敢問道長，這位可就是費法師麼？他可也住在觀中，還是另有家室？」道人回道：「費法師住在西街，離此甚近，他是極有名望的高人，你要去找他，隨便哪裡，一問便知。」說罷，一聲「對不住，失陪」，頭也不回的去。那仙姑獨自立著，也沒人去理他。

仙姑又是好氣，卻也有些好笑，只得躑躅而出。到了一條市上，問了一聲，果然有人指引他到那西街費長房家，問了一聲，長房家有一個孩子開門出來，一見仙姑便「呸」了一聲，自己笑起來道：「我爹爹頂恨什麼出家人，我叔叔天天被一個拐子道人迷得昏頭脹腦，如今又有個女道士來找他，正也好笑極了。」說畢，把門一關，由你喊破喉嚨，再也沒人理你。仙姑不覺失笑起來道：「一到京師，就被人逐出了兩次，可見這天子腳邊實在是壞人多，好人少。」說罷，只得回轉身，到一個冷僻無人的地方打坐了一夜，到了次日天光，眼睛一睜，就至溪邊掬了些泉水，洗洗眼睛。正在打算如何再去找那長房，共商救劉法師的法子，兼要請教他些道法，卻苦於他家不肯接待，還該如何辦法？想到這裡，不期坐在一塊浣衣石上，發起怔來。

驀聽得一陣怪風起於西邊山後，山上樹木蕭蕭作響，樹上的蟲鳥一齊打個胡哨，呼嚕嚕，啞呀呀，一陣亂啼，四散飛開；俯聽泉水，淙淙作響，捲起無數皺紋，把許多大小魚蝦捲得身不自主，上上下下、滾來翻去的鬧了一回。仙姑不禁點頭歎息道：「蟲鳥魚蝦安居山水之間，有何不法之事？偏受罡風之厄。聞得當今天子多行不義，趙高等一批小人又多方導之為惡，弄得四海鼎沸，人民轉徙流離，不知死所，和才見的魚鳥之類有何分別？」想至此，頓生一種悲憫之心，自恨道行太淺，不能除暴安良，救盡天下千萬苦人，消彌人間無數煩恨。正出神唎，驀然又起一陣大風，比方才這陣更狂更驟，勢也更猛，一時樹聲、水聲、蟲鳥啼聲以及石卷沙飛之聲，聲聲相應，混成片片慘狀之聲。仙姑見風來無端，袖卜一課，不覺大驚道：「山中必有大虎豹。」

一語未了，復聽得轟然一聲，起於山上，比平常雷聲更形猛烈。仙姑掣劍在手，離了澗邊，一步步繞過溪畔，要想走上山去。剛達半途，早見一隻斑斕巨豹從山中奔將出來，那豹一面跑一面還時時回看，似乎怕人追襲的樣子。仙姑驚奇道：「如此大獸，難道還有人去追它？」一言未畢，眼前又發現一件怪事。原來那豹後面果有一人飛步追來，而這人的年紀望去至多不過八九歲的樣兒，看他赤手空拳奮勇而來，勢如疾風，口中高叫：「兀那孽畜還敢逃走？難道你小爺就放過你麼？」這一來把仙姑驚得目瞪口呆，莫名其妙起來。不知小孩如何能夠打豹，結果勝負如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